

最近，一對美華聯姻的朋友請我們在餐館裡看紀錄片，事後寫了一篇小文，寄給他們。老美回信，「她肯定會愛（love）讀你的文章」。照我們的措詞，意思僅僅是「喜歡（like）」而已，言重了。這種情況常見。見婦女穿得漂亮，會說是「燦爛（brilliant）」；對你提出的看法，對方馬上會接口說「絕對如此（absolutely）」，「完全正確（definitely）」。我們的英語當然帶有中國口音，甚至不難聽出我是從上海來的；但人家的語調居然是「毫無口音」，比較講實話的也會委婉地說「我們土生土長的，也都有口音」。聽課時向老師提問，老師回答的第一句，肯定是「這是個很好的問題」，也不管是不是文（問）不對題。有老外參加自己帶一個菜的家庭聚會，老外的夫人總不忘向我太太索取那道菜常菜的食譜。這些話都會使我們覺得飄飄然。有一次全是中國朋友的聚餐後，有一位朋友做的菜開得差不多，我也做做洋人的做法，說得好吃些，要把剩下的都帶回家。此事一直被我的太太詬病，說我「虛偽」，會誤導別人。

楊繼良

美國人的社交



域外漫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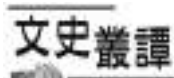
在電話中，跟現今在芝加哥的一位五十年前在北京的老同事談起這些事。那位大姐說，她現在去成人學校學英語，上公共汽車給司機查驗她的「老年人證件」買優待票時，男司機在歸還證件時都不忘補上一句「年輕的夫人，您真健康（young lady, very strong）」！使她愕然。學校裡還教給大家如何在面試時誇大自己的優點，如果被追問這樣說是誇大了，就回答「這是我的奮鬥目標呀！」

日子久了，慢慢知道哪些僅僅屬於誇大其詞的習慣，不可全信。仔細捉摸，誇大一些對方的優點，也沒有什麼不好。我們中國人的習俗稍有不同，往往在抬高對方的同時，努力壓低自己。例如，「尊夫人」「對「賤內」、「貴公事」對「小犬」、「大作」對「拙作」、「不敢」不離口。老美在恭維對方的同時，絕不會壓低自己，這是和我們明顯不同的地方。但我們「內外有別」的反差，只是知識分子之間的陳套，漸被棄置。如今互稱「俺家掌櫃的」和「我老伴」，不客套了；甚至把用於別人的「先生、太太」的客氣稱呼，也用在自家，有點亂了套。我還覺得，對別人客氣一點，對自己謙遜一點，有助於社會和諧，沒有什麼不好。

（寄自美國）

客子光陰詩卷裡

王充閏



文史叢譚

江南三月，麗景迷人。這裡那裡，氤氳着薄薄淡淡的輕煙淺霧，有時竟令人產生一種錯覺，彷彿座座村鎮就浮游在波光熾熾之中。繁花，使水鄉景色靈虛中透出幾分爛漫，更加風情萬種。層樓掩映間，紫玉蘭秀色可餐，小桃紅與黃金縷爭鮮鬥艷，那粉白透綠的幾樹繁英，分辨不清是李花還是梨蕊。參加作家採風團客遊常熟古里，首先就被這綉麗的春光迷亂了雙眸。

我想，如果可以把瀏覽景觀比作展讀詩卷的話，那麼，此間，地地道道，堪稱是一軸傳統元素與現代理念相融合的詩卷。早年讀末詩，記得一句「客子光陰詩卷裡」的佳句，常常苦於那種情境無從體驗，不意竟然於此得之。

書香，是古里的靈魂，是這座千年古鎮的主題詞；而詩卷則是它的展現方式。借用古代畫卷分為引首、卷本、拖尾的說法，不妨把我眼前的清代四大藏書樓之一——鐵琴銅劍樓看作是詩卷的「引首」。這裡是古典美學的凝縮之地，到處散發着令人脫塵忘俗的濃郁的文化氣息；這裡幽深玄渺，古舊得彷彿同外間失去了聯繫。踏在潤滑的苔痕上，似乎走進了時間深處，生發出一種時空錯位的神秘感覺，說不定哪扇門「吱啞」一開，迎面會碰上一個狀元、進士。粉牆黛瓦中，一種以書為主體的竹簡、雕版、抄本這些中國數千年文明史進程中的文化符號，讓他鄉客子親炙了瞿家五代在藏書、讀書、護書、刻書、獻書中所輝映的高貴的精神追求與文化守望，體味到高華、雋永的書香文脈。難怪晚清的兩朝帝師、狀元宰相翁同龢當日登樓時曾慨乎其言：「假我二十年日力，當老於君家書庫矣！」

如同農作物的栽培需要土沃水足，陽光充沛，讀書種好的發皇光大，知識、智慧的傳承，端賴於良好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。此間經濟發達，士民富庶，交通方便，特別是文化底蘊至為豐厚，為典籍的積累、傳播，讀書世家的養成，提供了理想的條件。明乎此，我們就

容易理解，蘇錫常一帶，上下千年，何以擢巍科、登高第者極多，而現當代又湧現出那麼多的學人、院士。

堪資欣慰的是，這種文脈、書香，今天得到了有效的弘揚，實現了華麗的轉身。如果說，鐵琴銅劍樓這個「引首」是一篇陽春白雪的古體格律詩，那麼，作為「卷本」的文化公園，則是一首充分體現大衆化、人性化的現代自由體詩篇，同樣，昭示着文化的高懷雅致，只是變換了一種形式。

文化公園凸顯了歷史名鎮、江南水鄉、時代文明三大主題和以人爲本、關注民生的科學發展理念，緊密切合群衆的精神需求，建造了評彈館、文明館、圖書館、電子閱覽室等系列設施，集休閒、娛樂、學習、觀賞、活動、展示等功能於一體。在這寸土寸金的江南小鎮，不惜劃撥出大量土地，建成如此宏闊的文化主題公園，足見當政者的胸襟博大、眼光久遠。採風的作家們對此嘖嘖稱竊。

這天正值雙休日，廣場上各種文化設施吸引來衆多的村民。伴着《春花月夜》的悠揚樂曲，有的老人悠然閒步，有幾位婦女在練習太極拳。更多的青少年集聚在閱覽室，安靜地讀書、上網，他們聽說著名小說家蔣子龍、葉辛、蘇童、范小青等到場，一個個悄悄地離開座位，跑過來請求簽名。而在評彈館裡，已經座無虛席，村民們正饒有興致地聽唱蘇州評彈。經過細細品味，原來演唱的是淒絕千古的《孟姜女過關》。

最爲動聽的還是白茆山歌館村民的自演自唱。年輕、健美的男女演唱者，不憑藉任何音響，展放洪亮、婉轉的歌喉，或對唱，或合唱，或獨唱，舉凡婚戀、勞作、生活、節慶、時政、民俗等人間萬事、百姓心聲，都涵蓋無遺，展現了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、審美情趣和生存活力，開啓了江南農耕文化的情感源泉。那種煙雨蒙蒙、農歌四野，「東村群唱西村和，南隴餘音北隴聞」的動人場景，宛然如見。他們曾十上北京城、兩進中南海，多次走出國門，爲古里贏得了文化部命名的「中國民間藝術之鄉」的榮譽。

作爲吳歌的傑出代表，白茆山歌不同於歷代文人創作的詩詞歌賦，它是勞動人民以集體智慧創造出的口頭文學遺產，依靠民衆口耳相傳，代代承襲，帶有濃厚的地方俗文化色彩。鑒於白茆山歌賴以生存的農耕文化，正隨着工業化的飛速發展而逐漸消解，面臨着失傳的危險，鎮政府有計劃地建起山歌館，創辦藝術節，物色、培育接班人，以保護這一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。

作家採風團在古里的最後一站，是參觀波司登羽絨服工業園。通過展館接近實際的亮麗的風景線，形象地了解到這一世界著名品牌的奮鬥歷程和輝煌業績，感受到融現代化工業色彩與文化韻味於一體的時尚旅遊的真髓。徵商祖訓：「讀書好經營好效好便好，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」，在這裡得以發揚光大。書香古鎮孕育、滋養了萬千讀書種籽，而這些讀書種籽，又以其超人才智和非凡業績，反轉過來爲古鎮跨越式發展創造出不竭資源。

換一種思路，即換一片風景。他們由過去靠推銷人員「千山萬水、千言萬語」，跑遍全國各地去賣產品，轉換爲靠名牌的影響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蘊，吸引世界客商走進來；企業從過去的單純生產型轉換爲創服務型，形成富有詩性的全新生態和源源不竭的動力，從而達致最高發展目標，稱雄世界，獨執亞洲羽絨服生產之牛耳。

這是一首面向世界、面向未來的現代嶄新詩篇，它相當於整幅詩卷的「拖尾」。既云詩卷，豈可無詩？最後，以四首七絕作結：

<p>書香五代總豪情，獨對芸編有至誠。 不事杯觴不聚散，一琴一劍證平生。</p>
<p>——鐵琴銅劍樓</p>
<p>浮世煙波已慣經，蒼蒼閱盡古今情。 酬償錢柳相思債，還向人間說廣輿。</p>
<p>——紅豆樹</p>
<p>白茆山莊載筆行，花光雲影映波清。 千年古調翻新譜，婉妙吳歌畫裡聽。</p>
<p>——白茆山歌</p>
<p>雖非姝麗亦傾城，舉世傳揚汲司登。 名款名牌競創意，吳衣吳帶總當風。</p>
<p>——波司登世界名牌</p>



東坪洲沉積岩印象



（攝影）Kenneth Chan



文化經緯

既然談刺字，就躲不開岳飛岳武穆。當年，老母親在他後背上那驚天動地的一刺，「盡忠報國」，bang，四個大字成就了一則千古佳話。

史載，此後還有不少人也

身上刺過類似的字，非但沒像岳飛那樣慷慨激昂、叱咤風雲、名垂千古、卓爾不群，反而都惹一身騷。

陶宗儀著《南村耕錄》中講，元朝末年，杭州有一說書賣藝的，名胡仲彬，經常到省市大員府中說書，跟官方人士混得很熟，走後門得到一個巡檢的頭銜。巡檢是縣級以下的武職，也沒正式編制，大致上算官方授權的民兵武裝吧。一三五七年，紅巾起義軍如火如荼，胡仲彬「招募游食無籍之徒」，後背均

刺上「赤心護國，誓殺紅巾」八個大字，準備與起義軍決一死戰。胡的叔叔居然告發胡仲彬作亂，當局也居然認同胡是在作亂，立即將其逮捕，並搜出花名冊，按圖索驥。胡仲彬的三百六十餘名同黨全被誅殺。陶宗儀的記述很簡略，讓今人實在難以理解，這麼一頭明晃晃的五毛黨，最多也就是行事招搖些，方式粗糙些，看上去，他是真的愛政府愛皇帝，怎麼政府就一點不給他面子？

明人沈德符撰《萬曆野獲編》中提到，正德年間，錦衣衛中有個叫刁宣的人，自稱後背上刺有「盡忠報國」四字，正德皇帝聽說後大怒，命人將其痛打一頓，然後流放到嶺南。嘉靖年間，南京的禮部侍郎黃綰被人彈劾，在給皇帝的自辯疏中，也稱背上刺有「盡忠報國」幾個字，皇帝雖沒怪罪，但別人聽了都

刺上「赤心護國，誓殺紅巾」八個大字，準備與起義軍決一死戰。胡的叔叔居然告發胡仲彬作亂，當局也居然認同胡是在作亂，立即將其逮捕，並搜出花名冊，按圖索驥。胡仲彬的三百六十餘名同黨全被誅殺。陶宗儀的記述很簡略，讓今人實在難以理解，這麼一頭明晃晃的五毛黨，最多也就是行事招搖些，方式粗糙些，看上去，他是真的愛政府愛皇帝，怎麼政府就一點不給他面子？

明人沈德符撰《萬曆野獲編》中提到，正德年間，錦衣衛中有個叫刁宣的人，自稱後背上刺有「盡忠報國」四字，正德皇帝聽說後大怒，命人將其痛打一頓，然後流放到嶺南。嘉靖年間，南京的禮部侍郎黃綰被人彈劾，在給皇帝的自辯疏中，也稱背上刺有「盡忠報國」幾個字，皇帝雖沒怪罪，但別人聽了都

周輕鼎的城市雕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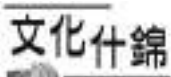


人與事

還深受中國寫意畫的影響，其妙當在「似與不似之間」，其趣應屬「拙相」，一派自然。他最喜歡梅花鹿。他認為「鹿的性格雖與山羊相近，但其姿態比山羊狃狃，身段輕盈矯健，眼睛、耳朵富於表情。跳躍時，那瘦長而靈巧的四肢又是那麼婀娜多姿」。這期間，周輕鼎為杭州西冷橋畔創作梅花鹿群。這組雕塑傾注了他的畢生心血，並將自己的動物雕塑理念融鑄在每一個細枝末節之中，既縱橫捭闔，又纖毫畢現。同一時期，他還爲上海西郊公園創作了一組雕塑《鹿》，爲上海動物園創作了《鹿》，爲南京、無錫等地創作了《鹿》。這些城市不可或缺的「無類生命」，成了「文萃」中被毀。周氏動物雕塑少有遺世，多在一「文萃」中被毀。就遭世周氏動物雕塑來看，它們的表情或兇猛，或溫順，或柔情，或可愛，有殘缺，有力的奔放，或溫順的柔情，正如周輕鼎在談動物雕塑時所說：「做出來的東西要有力量，力量在什麼地方？在輪廓上，在動態上，在結構上，在準確而生動的線條和體面上，在結構上，不要光用直線，要使線條剛健要有變化，又富於變化即所謂「寓剛健於嫵媚之中，行進勁於婉媚之內」。

斯人已逝，流光無情。儘管周輕鼎的動物雕塑存世已少，但他所開闢的領域後繼有人。動物雕塑越來越被更多的市民所接受。這些曾經受傷的動物，已經怡然地與人相處。人類在感受它們的喜怒哀樂中，懂得了生命的珍惜。

吵架的姿態



文化什錦

人們吵架的原因頗多，或因論爭國是，或因臧否人物，或因辨明善惡，或因判定是非，或因說不清道不明的雞毛蒜皮之事……總之，人們當自己的觀點遭到否定，尊嚴受到冒犯，或利益受到損害而又不能心平氣和地與人論爭時，便可能爆發一場口的戰鬥。

吵架之事可以發生在各個階層，從權高勢大的官僚到地位卑微的百姓，從滿腹詩書的學人到不識之無的白丁，都有可能發生言語的交鋒。而交鋒者的關係既可以是路人、同事、上下級，也可以是父子、兄弟、姐妹、夫妻。人與人之間吵不吵架，不是以關係的親疏，而是以其性格、涵養定。逆來順受、唾面自乾者，你就是贈他三聲國罵，他也未必還口；性如烈火，脾氣暴躁者，往往像「靜靜地躺在那裡的鞭炮」，點火即炸。

由於吵架者的社會地位、文化素質、性格涵養千差萬別，吵起架來也姿態各異：有的人拍案揚橈，大吼大叫，靠聲勢取勝；有的人則從容鎮定，語調平和，相信理能服人；有的人稍一衝動，便要罵人，口中吐出的穢語，堪稱集國罵、省罵、縣罵之大成；有的人盛怒之下，仍保持君子之風，開口閉口不忘禮貌用語；有的人嘴一張，放出的盡是匕首投槍，當對手已無地自容之時，仍要「痛打落水狗」；有的人出語雖然尖刻辛辣，但最終仍能幽上一默，在令對方理屈詞窮的情況下，給對方一個台階下；有的人只以語言進行自衛，有的人則是仗着好口才到處挑釁；有的人受辱不驚，信奉「忍一步海闊天空」之古訓；有的人則一旦見辱便亮出唇槍舌劍，誓與對方一爭高下……簡言之，吵架分爲文吵與武吵兩種，所謂文吵，彷彿有禮有節的辯論，雙方面不改色，鎮靜如常，只是在言語上進行較量；所謂武吵，則不僅立眉橫目、面紅耳赤、髒話迭出，而且要輔以形體動作。武吵發展至高潮，極易一變而爲武打。蕭伯納說「檢驗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的素養，就是看他們在吵架時的表現」，此言不虛。

吵架不是演戲，一齣戲劇終幕落之後，演員們不會因爲曾在舞台上打鬥搏殺而懷恨在心，而吵過架的人則往往會因此怨憤難平。有些人吵過架，表面上很快便和好如初，其實他們卻將怨恨的種籽深埋在心底，任其生根發芽；儘管已過了相當長的時間，一遇到適當的氣候，仍會開花結果。當然，吵過架的人並非都是一朝反目，終生爲仇。兩人吵架時，只要不相互抖隱私、揭瘡疤，或糾集朋黨，依傍權門，仗勢泄憤，借刀殺人，致使矛盾激化，哪怕是互贈國罵，甚至來一場徹頭徹尾，仍有和好的餘地。有些更有仇的人，剛吵過架，轉臉又抱成一團，譬如夫妻。如果不吵不戰，不吵不成交者，吵架反而玉成了他們的友誼。當然這只是特例，我們不能指望靠吵架去結交朋友，或是憑此來加深雙方的感情。

俗話說：「惡語傷人恨不休」，人一吵起架來，熱血湧頂，火氣盈胸，衝動之下，難保不出惡語。即使是那種從容鎮定、張口不忘禮貌用語的文吵，也會損感情而傷和氣。因此我們若不是到了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」的地步，還是不要與人吵架爲妙。

文化是一個城市的靈魂，雕塑恰恰是構建靈魂的骨架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一個城市缺了雕塑，就少了城市的骨氣；在這些雕塑當中，如果看不到動物的走動，那就少了城市的靈氣。人類走出山野，建池築城，正漸漸遠離其他動物，生命總是相依相戀的，否則人類會感到無比孤獨。正是周輕鼎把它們從鄉野引領到我們日益倦怠的城市生活中，讓我們感受到城市難能可貴的另類動物生機。

周輕鼎是中國城市動物雕塑的奠基者、拓荒人。他的雕塑既承繼了法國寫實主義傳統，又具有中國的金石氣度。在動物雕塑創作中，他師法自然，活靈活現地再現了動物神態，形神兼備，妙趣橫生。他的動物雕塑洋溢着稚拙與別緻。洗練準確的刀法，飽含情感的細節，賦有詩意的形態與別具一格，令人留戀駐足。凝視他的動物雕塑，我們看到了生命的頑強與堅韌、美好與和平。

包光潛

周輕鼎（一八九六——一九八四年），湖南安仁縣（現隸屬郴州市）人。幼年喜歡用米粉糰和黃膠泥捏製各種動物，備受能文善畫的父親欣賞。後經父親指導，臨摹山水花鳥畫。二十四歲進京謀生，後入上海美術師範科學習。一九二六年東渡日本，一九三一年留學巴黎高等美術學校，師從羅丹生讓，布舍，與劉開渠同班同學。後轉里昂，專攻動物雕塑，並終生爲之。一九四五年底回國，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（址在重慶）教授、雕塑系主任，一九四六年隨校遷至杭州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周輕鼎任浙江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，一九五八年任浙江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。

周輕鼎的動物雕塑還深受中國寫意畫的影響，其妙當在「似與不似之間」，其趣應屬「拙相」，一派自然。他最喜歡梅花鹿。他認為「鹿的性格雖與山羊相近，但其姿態比山羊狃狃，身段輕盈矯健，眼睛、耳朵富於表情。跳躍時，那瘦長而靈巧的四肢又是那麼婀娜多姿」。這期間，周輕鼎為杭州西冷橋畔創作梅花鹿群。這組雕塑傾注了他的畢生心血，並將自己的動物雕塑理念融鑄在每一個細枝末節之中，既縱橫捭闔，又纖毫畢現。同一時期，他還爲上海西郊公園創作了一組雕塑《鹿》，爲上海動物園創作了《鹿》，爲南京、無錫等地創作了《鹿》。這些城市不可或缺的「無類生命」，成了「文萃」中被毀。周氏動物雕塑少有遺世，多在一「文萃」中被毀。就遭世周氏動物雕塑來看，它們的表情或兇猛，或溫順，或柔情，或可愛，有殘缺，有力的奔放，或溫順的柔情，正如周輕鼎在談動物雕塑時所說：「做出來的東西要有力量，力量在什麼地方？在輪廓上，在動態上，在結構上，不要光用直線，要使線條剛健要有變化，又富於變化即所謂「寓剛健於嫵媚之中，行進勁於婉媚之內」。